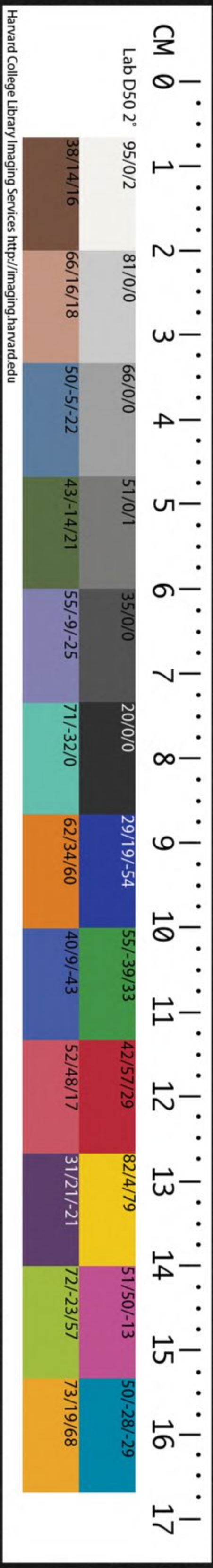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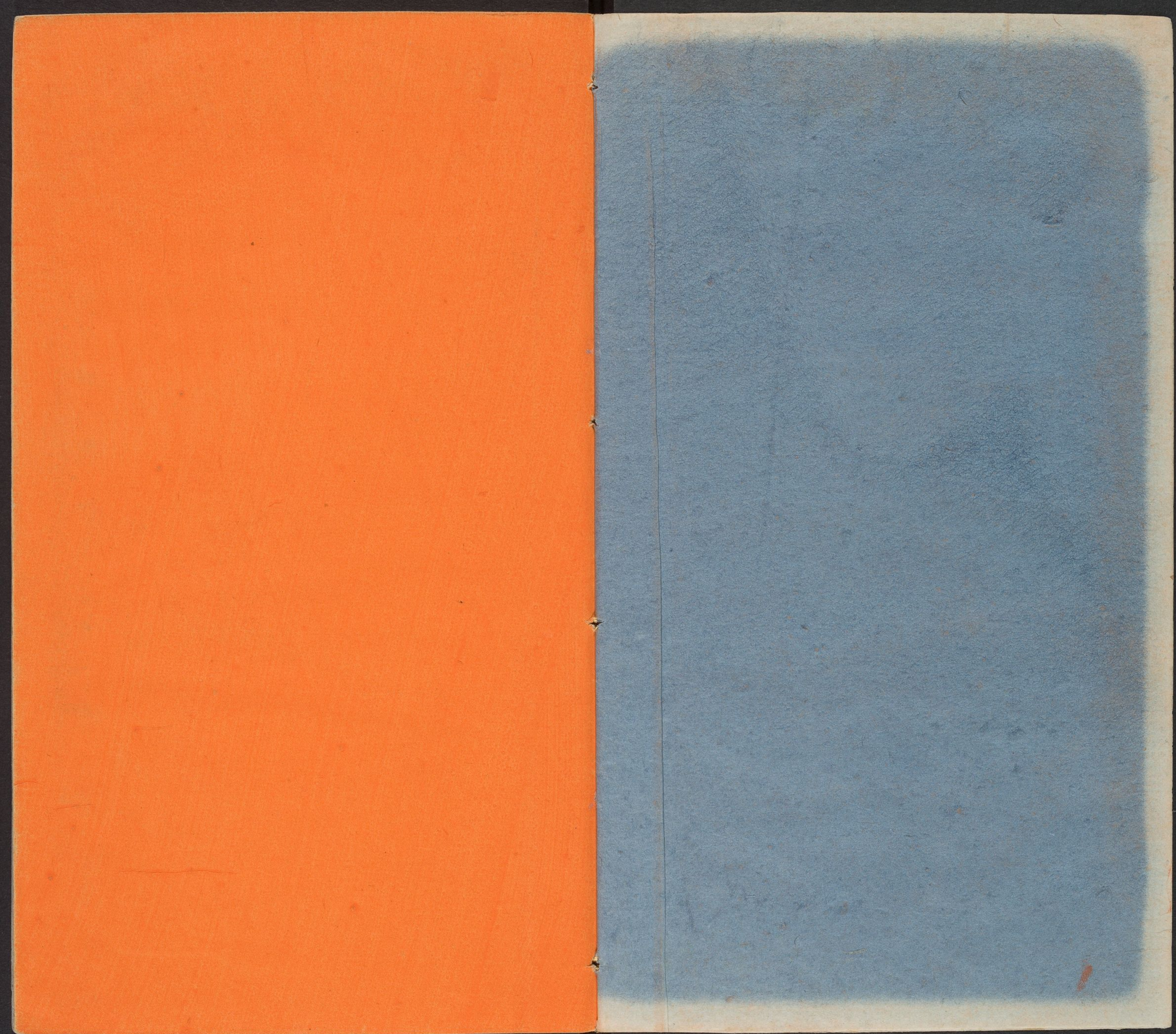


T25/2/423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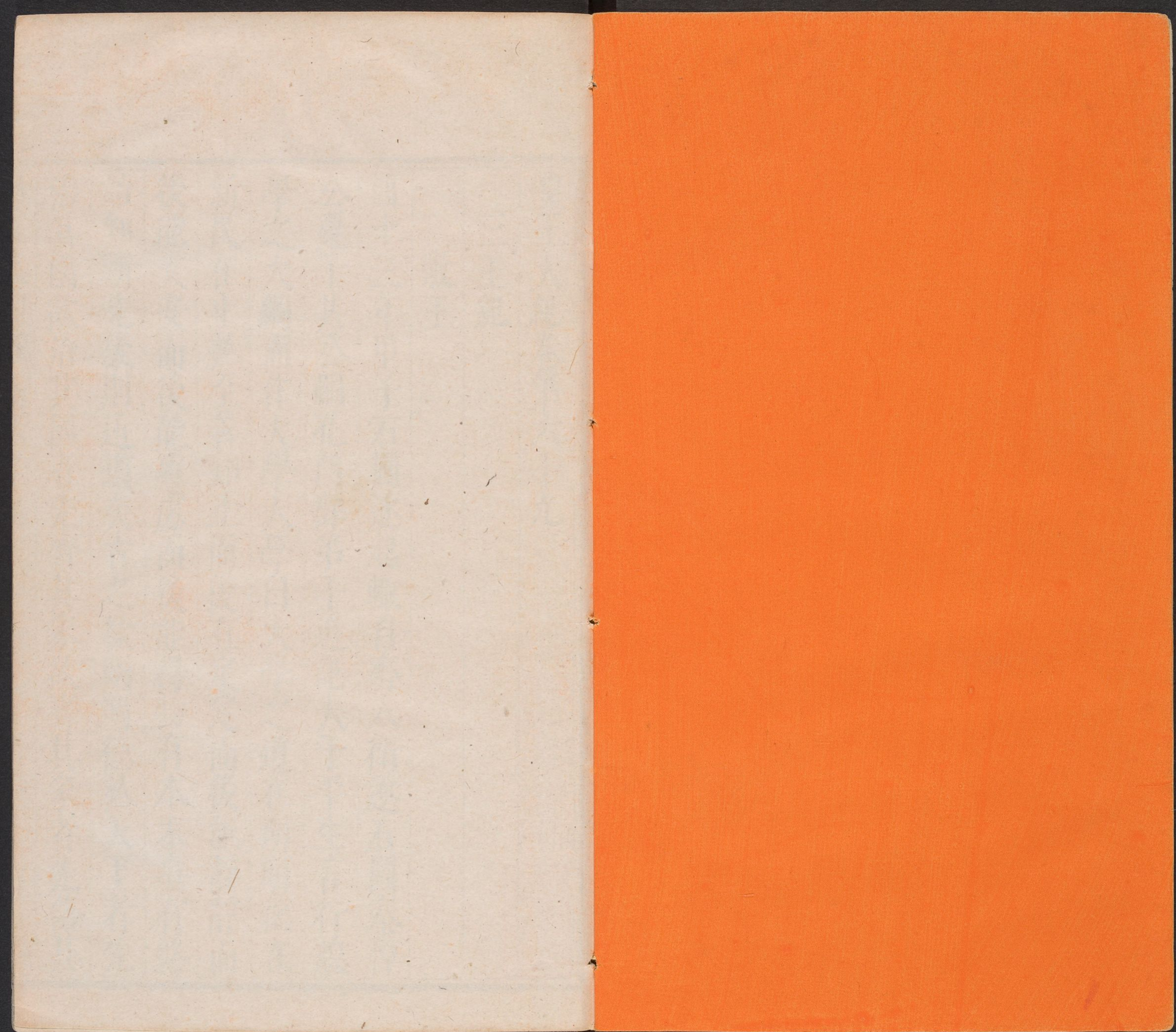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三王紀

敬王

四十三年甲子石圃逐起輒自齊入衛逐石圃秦悼  
公薨子共公嗣孔門群弟子追記夫子平生言行總  
學之大綱而作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



憶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  
 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  
 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  
 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  
 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  
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  
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無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其奧棗竹猗猗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憇兮赫兮喧兮有斐君  
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修也瑟兮憇兮者恂音峻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魯臧氏曰亡人無以爲  
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遙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常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  
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而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  
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群弟子追記夫子平生約言微義凡百有十九  
章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  
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  
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

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子曰天子有善  
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祿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  
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  
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子云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  
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  
亂益下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恐民之惑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背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而怨益亡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子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魚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子云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云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捨恭

以遠耻子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之所不能者愧人子曰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德是故衰經則



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子曰  
舜禹文王周公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子曰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彰人之善  
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  
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  
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  
寬而有辨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而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

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大言受小祿不以小言受  
大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  
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  
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  
怨而下遠罪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子曰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否則熟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子曰唯天子  
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  
逆則臣有逆命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君子之接  
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子曰  
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  
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  
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  
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  
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

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  
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子曰下之  
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子曰上好仁則下  
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  
姓則民致行也以說其上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  
瘝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子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  
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子  
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子曰有國者  
章善癘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子曰上人疑則百  
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  
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民不勞矣子曰政之不行  
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  
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  
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  
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  
遠臣不蔽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

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  
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  
不著矣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  
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故君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子曰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  
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母拔來  
母報往母測未至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



皇王卷六十一  
無疾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  
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事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  
下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  
弗得學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  
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孔子曰無體之禮敬  
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施而

仁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至誠之  
動通於金石况於人乎孔子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  
不得聞於耳故自損者必有以益之自益者必有以  
失之子路欲釋古道而行其意孔子曰昔東夷有人  
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  
嫁矣而非義也蒼梧嬖娶妻美而讓其兄讓則讓矣  
而非禮也舍古道行子意庸知不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乎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子曰敬老尊齒親  
賢好德樂施惡貪尚讓之謂七教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之



謂三至七教修而守則折衝千里之外三至行而征則還師在席之上子曰見小闇大從物如流者庸人也知審其所知言審其所謂行審其所由智知之言道之行由之者士也心不怠色無伐辭不專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化行若神者聖人也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哀公問曰國家存亡有天命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哀公問壽孔子曰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殺之居下而干上嗜欲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殺之以少弱犯衆強忿怒不類者兵殺之三者非命也自取也智士仁人動靜以義其壽也不亦宜乎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乘我以車馬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待而後重必有勢而後行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孔子曰與人交推其長而違其短故能久也孔子曰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怨也子貢問曰君子見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也子路曰知者使人知



已仁者使人愛已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顏回  
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  
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爲勇子曰有其言  
而無其行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  
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子貢曰知莫難於知  
人顏回將之宋問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夫不  
比親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於外不亦反  
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哀公問政孔子對  
曰省力役薄賦歛公曰國貧柰何孔子對曰未有子  
富而父母貧者也孔子曰不殺無辜不釋罪人則民

不惑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孔子曰諫有五一日譎  
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吾其從  
風諫者乎孔子曰立身有義而孝爲本喪紀有禮而  
哀爲本戰陳有列而勇爲本治政有理而農爲本居  
國有道而嗣爲本生財有時而力爲本孔子曰藥酒  
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  
昌桀紂以唯唯而亡故父不可以無爭子君不可以  
無爭臣兄不可以無爭弟士不可以無爭友孔子曰  
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  
其所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卽與之俱化是



以君子必謹所與處焉孔子曰中人之情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鞭撻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言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孔子曰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顏回曰馬窮則佚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由斯知所由矣孔子曰小人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曰言人善惡非所以美已顏回曰聞諸夫子曰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子路將行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孔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曾子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孔子曰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者民之表也邇臣者群下之紀也故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逸於治事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



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孔子曰拒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  
不成也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  
統充耳所以揜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孔子曰欲政之速行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以道御  
之孔子曰行修而名立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  
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孔子  
曰姦邪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偷墮侈靡  
非法妄行而陷於刑罰故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  
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者也是故制度明則姦  
不犯喪祭明則百姓孝朝覲明則天下順鄉飲酒之  
禮行則民讓婚姻之禮行則民別而五刑不用故聖  
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孔子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  
德配天地無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  
微小孔子曰禮之於正國也猶權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夫禮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  
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



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於是孔子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四十四年春越王伐吳吳公子慶忌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初趙鞅生二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

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以為後鞅疾亟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鞅卒謚曰簡子無恤嗣王崩謚曰敬王子仁立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

三王紀

元王

元年春晉侯午薨謚曰定公子錯嗣夏四月邾子自齊之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王歸之越人伐吳二年石隕于晉越圍吳

三年吳王困蹙卑辭乞成于越越王曰請居王於甬東夫婦三百孤與王爲二君以没王年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矣仰天歎曰使死者有知吾何以見子胥乃縊越王悉定吳地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君



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振旅而歸范蠡進曰君憂  
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爲報吳也  
今吳報矣請從此辭越王曰何至是蠡與其私屬浮  
於五湖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射御足力技  
藝畢給巧文辯慧強毅果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  
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  
智宗必滅弗聽宣子卒立瑤爲嗣

五年衛侯旣入侵辱大臣大臣作亂衛侯出如城鉏  
請師于越彗見晉澮丹水絕三日蔡侯朝薨謚曰成

侯子產立。

六年夏越人宋人魯人納衛侯百姓不與衛侯不敢  
入國人立莊公庶弟黜衛侯輒使問子貢且曰吾其  
入乎子貢對曰吾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  
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  
主而國於何有宋公無子取公孫周二子得啓畜諸  
公宮公寵大尹諸卿皆因之以達事大尹常不告而  
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遊于空澤  
薨于連中大尹秘不發喪奉公歸而立啓三日國人



知之司城樂夜宣言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它矣與我者救君者也衆皆從之夜與大司馬皇非我欲伐公室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又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謚先君曰景公王崩謚曰元王子介立

### 貞王

元年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人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瑶畏恒之得衆也引師而還使告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魯季孫肥卒是爲康子初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常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常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魯孺子贛之喪公欲爲之設撥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桴疇諸侯輅而設疇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宋公旣立國人弗順遂至於亡謂其御曰寡人居于外卿大夫美之居于內侍御者美之不知吾



過是以至此若得反國敢不改操易行宋人聞而復之

二年彗星見魯侯患三桓之陵僭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多妄也秋八月攻公于有山氏公如越請師歸見弑于有山氏謚曰哀公立其子寧

三年甲戌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五年晉智瑤伐鄭圍南里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越王勾踐薨子適郢立後遷都琅琊傳四世而爲王無疆適郢元凱本史記作石與燕獻公薨子孝公立

六年晉河絕于扈

七年有虹圍日

八年秦塹阿房伐犬戎大荔克其王城時諸戎居岐梁淫漆之北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稱王鄭伯勝薨謚曰聲公子錫嗣陳恒卒是爲成子子盤伐

十年有五虹青色聚于日

十一年晉荀瑶趙無恤魏曼多之孫桓子韓不信之孫康子分士吉射故地以爲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將伐四卿四卿攻之公奔齊死于道號出公時智氏最強有併吞晉國之志而未敢乃立昭公魯孫驕淫



慢而好勝專決國事蔡侯產薨謚聲侯子元侯立  
十二年晉河水赤三日陳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  
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十三年甲申智瑤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侮段規智國諫曰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  
而耻人君相無乃不可乎弗聽齊侯駑薨謚平公子  
積嗣

十四年智伯求地于魏魏與之又求地於韓韓亦與  
之又求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無恤  
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無恤曰民罷力以完  
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無恤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  
晉陽先君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  
晉陽三家圍之

十五年三家圍晉陽不下決晉水以灌之城不浸者  
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鄭人弑其君錫謚曰哀公  
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恭公

十六年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智伯曰吾  
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



之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於是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唇亡則齒寒趙亡  
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約而遣之襄子夜反決  
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滅智氏分其地燕孝公  
薨子成公嗣

十八年衛侯黜薨謚曰悼公子弗嗣問於孔伋曰道  
大難明學術如何伋對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  
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係之利何足以  
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變之君曰善蔡元侯  
薨子齊嗣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三年甲午

二十四年楚滅杞東拓地至泗上遂滅莒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  
遺脫者西踰岍隴

二十六年日食星晝見秦厲共公薨子躁公嗣

二十八年王崩謚曰貞定王太子去疾立三月弟叔  
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

二十九年王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齊陳盤卒子伯  
代秦南鄭及魯侯寧薨謚曰悼公子嘉嗣季昭子強



問於孟敬子捷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考王

元年晉哀公薨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朝于三家  
二年河赤于晉龍門三日  
三年王封其弟揭于河南及揭之孫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自號東周公

四年甲辰

六年日食夏六月秦雨雪晉大風壞垣燕成公薨子  
湣公立

八年衛公弗薨謚曰敬公子糾嗣

九年三晉強衛使爲己屬楚子章薨謚曰惠王子仲  
嗣

十年晉丹泌水溢反相擊

十一年義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嗣

十三年冬晉桃李冬實

十四年甲寅孔門七十二賢之徒修習先聖之業講



論不怠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  
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  
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  
拒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  
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  
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  
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

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  
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  
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  
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  
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  
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  
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  
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



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子夏習詩易春秋開明教授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於是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夫子事之言於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三千之徒散之四方閔子在魯季氏使爲費宰閔子語使者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貢遊於諸侯諸侯無不敬重與之分庭抗禮終老於齊常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對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立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



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國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名顯于諸侯原憲居魯隱于草澤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甕牖圭竇以爲塞匡坐而弦歌以此自終公皙哀未嘗屈節於人見仕於大夫之家者

心則鄙之商瞿以易學教授曾參初爲親仕於莒得三秉而心樂親沒之後齊欲迎爲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祿三千鍾不泊其心窮居自得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有疾孟敬子捷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疾甚謂曾元曾申曰飛鳥巢於高山魚鼈



皇王六經卷之十一  
穴於深淵然所以得於人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  
害義則辱安從至哉禍生於懈墮孝衰於妻子不可  
不察也時樂正子春坐於牀下申元坐於足童子隅  
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眈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  
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眈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  
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  
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乎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將沒召門弟子曰啓  
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其後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  
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夫子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一舉足而  
不敢忘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一出言而不敢忘  
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今予忘之是以  
憂也

十五年王崩謚曰考王子午立衛侯糾薨謚曰昭公



子豐嗣

威烈王

元年秦庶長毚

中喬

與大臣弑其君懷公而立其弟是

爲靈公趙無恤卒是爲襄子初襄子未立而伯魯死

旣立封其子周於代亦早卒於是周之子浣爲嗣

治中牟韓康子卒子武子立魏桓子卒孫斯立以卜

子夏田子方爲師嘗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

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曰君所

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曰

敢問何如子夏曰古者綱紀正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然後聖人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

作爲鞀鼓控楬塤箎和之以鍾磬竽瑟舞之以干戚

旄狄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是故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

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師之臣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

亦有所合之也今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獲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  
古故君之所好者溺音也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促數速  
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

二年宋公得薨謚曰昭公子購由嗣

三年冬晉有火下于北方其聲如雷

四年夏四月晉大雨雪晉幽公淫宵出為盜所殺魏  
斯捕盜誅之立其第止秦作吳陽上疇祭黃帝下疇

祭炎帝

五年韓武子治平陽魯侯嘉薨謚曰元公子顯嗣

七年楚滅郟陳伯卒子和代

九年甲子

十年秦靈公薨子獻公不得立而立懷公季子是為  
簡公衛侯豐薨謚懷公子頽嗣

十三年晉河崩壅龍門至于底柱冬十月大雨雪

十四年春正月乃止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一

夫治田百畝為粟百五十石下熟倍收深耕易耨則

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善為國者必平糴米石

三十為平善為糴者必觀上中下歲隨其凶豐而收



之而發之雖遇饑饉而民不流散魏斯用其言國以富彊魏斯伐中山克之問守於翟璜璜薦李克斯見與語大說之克曰貴者賤之惡也富者貧之惡也智者愚之惡也斯曰若何而可對曰貴而能下富而能分智而能教則無患矣斯曰善它日斯問曰吳何以亡對曰數戰而民罷數勝而主驕以驕主御罷民所以亡也卜子夏門人段干木居于魏躬耕不仕魏斯過其間必式時往問之立而不怠乃見翟璜則夷踞而與之言璜不說斯曰段干木官之不可祿之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十六年日食趙浣卒子籍嗣魯元比遊見燕君而歸或曰燕何以不用子元曰燕君之志卑志卑者不求助也

十七年三晉比年伐秦秦兵數敗初令吏帶劍塹洛城重泉韓武子卒子虔立魏伐秦築臨晉

十八年秦初租禾魯侯訪於孔伋曰吾欲掩先君之惡而揚其善亦有道乎伋對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於其父不敢私有之魯侯曰吾欲三分魯國以一聘公儀休爲相何如對曰君好賢如饑渴則賢者自至若無信用之實徒欲以高官厚祿爲釣



魯使公儀子之智若魚也公於是以禮聘休爲相休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妻織命焚其機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群下自正魯侯之母死使人問於魯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楚子仲薨謚曰簡王子當嗣

十九年甲戌魏斯與群臣飲酒師經鼓琴斯意甚適起舞曰使我言而無違者師經曰昔堯舜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惟恐言而人違之君是何言之悖也斯改容敬受教

二十一年魏斯謂李克曰先生嘗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斯曰先王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斯曰善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進克者克將比周以



求大也哉君問相於克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故東得卜子夏西得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對願卒爲弟子起衛人聞斯賢而歸之斯問諸克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斯以爲將起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齊侯積薨謚曰宣公子代嗣是爲康公

二十三年魏斯趙籍韓虔來請命王命之爲諸侯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九鼎震魏侯一日燕群臣方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安之日期虞人獵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又嘗與田子方飲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官若明樂音臣恐聾於官也韓嘗借師伐趙文侯對曰趙兄弟也不致聞命趙借師伐韓應之亦然二國怒已而知魏侯謀已也皆朝之

二十四年王崩謚曰威烈王子驕立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益弒楚子當謚曰擊上子疑嗣



二十六

卷第七十異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一

三王紀

周安王

元年三晉頻年破秦兵奪河西地魏伐秦至陽狐

二年秦簡公薨子惠公嗣韓景侯虔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籍薨弟武侯嗣

三年虢山崩壅河

五年日有食之

七年宋公購由薨謚曰悼公子田嗣

九年晉侯止薨謚曰烈公子頎嗣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之邑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食一城奉先祀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爲諸侯  
魏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魯侯顯薨謚曰穆公子奮嗣穆公嘗問於子  
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有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  
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公好賢而不得其道亟問亟  
饋鼎肉於子思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

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  
畜役於是子思去魯適衛孟子曰萬章曰士之不託  
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  
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  
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  
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伎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秦惠公薨子出公嗣庶長殺  
出公及其母沈之淵次立獻公魏侯斯薨是爲文侯  
子武侯嗣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關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君若不修德舟中之  
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  
府庫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



皇王九經 卷七十一  
默然久之魏相公叔尚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  
易去也其爲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  
而君之國小盍試延以女彼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  
與起歸而令公主辱子使之見之公叔從之起果辭  
公主武侯疑焉起懼遂奔楚楚王以爲相起明法審  
令破縱橫之說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  
戰士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強而貴  
戚大臣多怨起者趙武侯薨烈侯太子章嗣韓烈侯  
薨子文侯嗣

十六年命齊田和爲諸侯和薨謚太公子午嗣

十九年秦城櫟陽徙都之

二十年日有食之旣

二十一年楚王疑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  
王尸而伏擊起之徒并中王尸太子臧卽位誅爲亂  
者七十餘家謚先君曰悼王

二十二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絕太公之祀齊桓  
公午薨子威王因齊嗣

二十五年孔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  
乘公曰吾知之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子思曰聖人善官人者猶匠用木也取所長棄所



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選爪牙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吾觀衛君不君臣不臣矣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乃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如此善安從生子思悼

道不行乃著中庸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皇三十九卷十一  
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  
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  
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  
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  
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  
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



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  
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  
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翁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



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  
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



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  
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

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  
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  
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溥淵泉而時出之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馬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厭溫而理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  
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子思晚年復歸于魯鄒人孟軻師焉軻魯孟  
孫之族裔少孤母賢過人擇鄰三徙軻出就傳怠而

歸母方織曰軻學不可已也遂截其織曰一絕則續  
之難矣軻由是進學不息軻見子思問牧民之道何  
先子思曰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子  
思曰是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下樂爲詐不利大矣孔氏之徒曰入其國其教可  
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  
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  
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  
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晉侯頎薨謚曰孝公子俱酒  
嗣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魯穆公薨子共  
公奮立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崩謚曰安王子喜立魏韓趙盡取晉地廢  
晉侯俱酒爲家人是爲靜公唐叔之祀遂絕

### 烈王

元年日有食之鄭恭公傳子及孫二世皆不得其死  
至是子乙立而滅於韓韓徙都之趙敬侯章薨子成  
侯種嗣

二年宋休公薨子桓公辟兵立

案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而史作辟公辟

兵且名辟兵而謚辟又辟於義無取史記蓋誤也當作桓公

燕僖公衛慎公皆薨

燕立桓公衛立公子訓

五年韓哀侯相韓廙而甚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遂  
令人刺廙兼及哀侯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瑩公仲  
緩爭立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諸侯莫朝天下益賢齊王齊  
王召卽墨大夫曰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田野辟人  
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田野  
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



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烹之及左右嘗譽者群  
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國大治楚子臧薨謚曰肅王弟  
良夫嗣

七年日有食之王崩謚曰烈王弟扁立魏大夫王錯  
出奔韓韓趙同伐魏遂圍之趙成侯曰殺瑩立公仲  
緩割地而退韓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  
不如兩分之使不疆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  
不聽懿侯去成侯亦去瑩殺公仲緩而立是爲惠王  
太史公曰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嫡子  
其國可破也宋桓公薨子剔成立

畢



